



2025年3月8日
星期六
新闻热线:38166899
眉山网: http://www.mshw.net

东坡里

(第79期)

主编 吴晓彬 编辑 张媛媛
美编 李 燕 校对 肖 倩

苏学苏韵

林语堂眼中的苏东坡

□四川成都 冯俊龙

林语堂与苏东坡相差794岁,但一样引以为知己,并且为之写出“最得意的作品”《苏东坡传》。在《苏东坡传》中,林语堂这样写道:“知道一个人,或不知道一个人,与他是否同为代人,没有关系。主要的倒是对他是否有同情的了解。归根结底,我们只能知道自己真正了解的人,我们只能完全了解我们真正喜欢的人。我认为我完全知道苏东坡,因为我了解他。我了解他,是因为我喜欢他。”

无可救药的乐天派

在20世纪40年代末,林语堂用英语写出了《苏东坡传》。从他的“原序”里,我看到他对苏东坡的敬仰:“像苏东坡这样富有创造力,这样守正不阿,这样放任不羁,这样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,有他的作品摆在书架上,就令人觉得有了丰富的精神食粮。”林语堂这样定义苏东坡:“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、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、一个百姓的朋友、一个大文豪、大书法家、创新的画家、造酒试验家、一个工程师、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、一位瑜伽修行者、佛教徒、巨儒政治家、一个皇帝的秘书、酒仙、厚道的法官、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、一个月夜徘徊者、一个诗人……”

苏东坡家道殷实。虽然祖父一字不识,但人品好、乐观心善,具有乡村富绅的智慧。苏门之所以为后世景仰,最重要的是苏洵浪荡到27岁时开始认真读书。在他的带动下,两个儿子苏轼、苏辙也非常用心。也许是年轻多智,或者是后生可畏,苏轼和苏辙的文才与功名,似乎从一开始就超越了父亲。而苏轼的聪颖和用功,使他更加才华横溢。

林语堂出生在福建漳州,他上面有四个哥哥两个姐姐,家境明显没有苏东坡好。但家庭对他最大的影响,是亲情。林语堂在他的《八十自叙》中这样写道:“父亲是无可救药的乐天派,感觉灵敏,想象力很强,而且十分幽默。在长老会牧师群中,父亲以超进步而知名,当年厦门没有几个小伙子听说过圣

约翰大学,他却送孩子到上海接受英文教育。他身材短小精壮,前额突出,是有见识的乡村哲学家。”

苏东坡逝世846年后,林语堂在《苏东坡传》中对苏东坡除了赞美,就是讴歌,惺惺相惜、推崇备至。因为,苏东坡是个纯粹的读书人,他对朝廷只能表示忠心 and 服从,他对人民总是充满热爱和宽容,他对自己只好委曲求全。

官员苏东坡其实并不快乐

饱学之士,要么做官,要么研究学术。在古代中国,做官不但可以解决生计、光宗耀祖,还是读书人的至高追求。在近代中国,做官有时就不一定比得上做学术,做官可以发财却不一定受人尊重。所以读书多而且看重脸面的人,有一部分选择研究学术而非做官。林语堂是其中之一。

远在大宋的苏东坡,读书和做官连在一起。苏东坡成为今天无数人崇拜的偶像,大抵都是因为他所具有的人才华。林语堂说,“在写作过程中,重新阅读了苏东坡的作品及跟他的经历有关的大量材料,研究了他一生中的重要活动及时代环境,尽可能地忠于史实,连苏东坡和有关人物说的每一句话都做到了有所本(源),并尽力突出苏东坡的个性特点。”苏东坡的一生,是苦中亦乐、不断奋争的一生。

作为有丰富文学修养和积淀的林语堂,对苏东坡的仰望掺进了同情,把苏东坡的痛苦当成自身的悲伤,对苏东坡的“敌人”充满愤怒。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惺惺相惜。研究一个人,不但要了解他的生平 and 作品,也要了解他所处的时代与他所处时代大多数人的价值观。这些是根本。最重要的是,要走进人物的内心,完全了解他的整个世界。

苏东坡是乐天派,即使在吃不饱穿不暖、性命攸关的艰窘时刻,他都保持不悲苦不气馁的生活态度,这是事实。但在延续一生的官宦仕途,难有间断的风吹雨打中,苏东坡真的“毫不在意”吗?苏东坡是个不计

较、格局大的人,这是他被世人,包括林语堂在内,尊重推崇的原因之一。他对官场的态度,对自己做官的看法,是不是亦如常人理解的那样,从开始的踌躇满志,到你争我斗之后的坚韧不拔,直至最后的志忑失望?

林语堂把苏东坡描绘成“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”,说明苏东坡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质疑当政者。苏东坡的一生确实秉持他祖父一辈的善良和仁慈,他希望用爱来温暖这个社会。但是,他也知道为政者并不全是慈良之辈,而是要“有选择地爱”。苏东坡也明白,无论是朝廷皇帝,还是田舍乡民,利益才是生存之本。

为官一方,既要为朝廷利益考量,更要为百姓生死着想。在“国强民富”还是“民富国强”这个顺序上,苏东坡追求的是二者和谐统一。不过,在封建社会的家天下,矛盾往往从此而出。苏东坡生存在林语堂之前800多年的宋朝,没有林语堂那样的生存哲学,自然痛苦多于欢乐。不然,他的《洗儿》诗就不会这样写:“人皆养子望聪明,我被聪明误一生。惟愿孩儿愚且鲁,无灾无难到公卿。”一位祈望儿子“愚且鲁”的父亲,只是希望儿子“无灾无难”,而这“灾难”,基本是人为,足见他对社会的失望,对痛苦的刻骨铭心。

王安石真的这么可恨吗

苏东坡不恨王安石,但为苏东坡传记的林语堂恨王安石。

在《苏东坡传》里,林语堂用了较大篇幅写王安石和他的变法。虽然王安石“是真诚虔敬洁身自好的士大夫,在金钱和私德上从未受人指责”,但林语堂对王安石是持否定态度的。作为一位有深厚文学造诣的学者,林语堂虽然不是历史学家,但毕竟是在写人物传记,用一个人的“黑”,来衬托另外一个人的“白”,这就失之偏颇了。

真正的苏东坡,也许也有王安石的“拗”,因为他毕竟是人不是神。欧阳修是苏东坡的恩师,但苏东坡不认同欧阳修《朋党论》中的某些观点,随后作了一篇《续欧阳子朋党论》。针对欧阳修提出的“君子有朋,小人无朋;为人君者,当退小人之朋,用君子之朋,则天下太平。”反驳说:“祸莫大于权之移人,而君莫危于国之有党。有党则心争,争则小人者必胜,而权之所归也,君安得不危哉!”从此可以看出,苏东坡与王安石都是敢于直言的人,只是王安石的气量,更倾向于政治家,而苏东坡是“大肚能容天下事”。

王安石的激进,体现在可以说出“天变不足畏,祖宗不足法,人言不足恤”这种惊天之语;苏东坡的宽宏,在于他的“慢性子”。苏东坡对宋神宗说:“陛下生知之性,天纵文武,不愚不明,不愚不勤,不愚不断,但患求治太急,听言太广,进入太锐……”

真实的苏东坡性格急躁,并不是“慢性子”。不然的话,他也会像他弟弟苏子由一样,少去很多磨难。苏东坡只对事不对人,从不记恨那些给他使过绊子的人。王安石、章惇,都曾排挤或陷害过他,但苏东坡对他们个人,却从来没有表露过丝毫的怨恨或愤懑之情,后来甚至还与王安石诗酒唱酬,

成为朋友。这说明,在苏东坡的人生字典里,没有“敌”而只有“友”,苏东坡只恨那些可恨之事,具体到某个人,他却从来不放置心头。对于起起落落的仕途,苏东坡也坦然自若,顺流快慰,逆流也不悲苦。林语堂在《苏东坡传》中也说:“他(苏东坡)一直卷在政治漩涡之中,但是他却光风霁月,高高超越于蝇营狗苟的政治勾当之上。他不恃不求,随时随地吟诗作赋,批评臧否,纯然表达心之所感,至于会招致何等后果,与自己有何利害,则一概置之度外了。”

苏东坡真诚,刚直,达观。林语堂认为:“苏东坡与王安石变法的冲突,决定了他一生的经历,也决定了宋朝的命运。”为了给他仰望的偶像泄愤,林语堂竟然在传记中,对王安石这位历史人物“毫不客气”地予以批判。

“贬王扬苏”失之偏颇

林语堂在《苏东坡传》里,以编年体方式,以时间为经,以史实为纬,编织出苏东坡较为详尽的一生。并且,他杂以纪传体的方式,将苏东坡一生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各种事件,运用数种文学体裁,拉拢揉合,似乎更有些像纪事本末体,使这部《苏东坡传》成为经典。

学贯中西的林语堂,“两脚踏中西文化,一心评字宙文章。”这部他“最为满意的”《苏东坡传》,语言功底、谋篇布局,不以编年史的顺序,而是将苏东坡的人生划分为四个阶段,字字句句如行云流水般通畅轻快,衔接之处毫无瑕疵。他对苏轼的刻画添加了许多自己的理解和想象,让读者看到了苏轼身上放大化的潇洒才气与高尚人格。他真是把与苏东坡相关的史实嚼烂,然后随心所欲地重新组合,并且对苏东坡及同时代的很多人的理解,也非常到位。特别是苏东坡在官场厌倦了官场争斗,要自己儿子不要像自己那样才华出众。作诗要儿子“愚且鲁”,这大概是天下少有的希望儿子“没有出息”的父亲的伤心无奈之举。林语堂把这样的哀伤写得淋漓尽致。

王安石变法的功过是非,熟悉那段历史的人,也许会觉得林在苏传中的解读过于片面,甚至为渲染苏而压制王。历史可以任由人评说,但在《苏东坡传》里,为什么林语堂要用相当多的篇幅去贬低王安石呢?苏东坡都没有将王安石视为“敌人”,林语堂如此一来,不是将苏也“拉下水”来了吗?

人生海海,世事如棋。博学如林语堂,或者没有我理解的那么“算计”,但在这部《苏东坡传》中,有关王安石的篇幅和评价,确乎太“过”。事实自然要靠读者自己去辨析。这也是我看完《苏东坡传》之后,想对其他读者说的一句话:“我们为什么读书?”读书是为了独立思考,贬低王安石,苏东坡会不高兴。

林语堂视苏东坡为偶像,渴望做苏东坡那样的人,我们中的很多人,也视苏东坡为偶像,也渴望做苏东坡那样的人,但即使这样,我们也要有自己的思考:我们想做的人,到底是什么样的人?

(冯俊龙:作家,文史学者,评论人。主要从事历史散文、报告文学、文艺评论创作。在《人民日报》等媒体发表作品多篇。)

中岩访师

四川眉山 邵永义 摄



追寻三苏

颍水之滨寻隐者

“苏辙的河南”行吟系列随笔之五

□四川成都 夏钦

尽管苏辙生命中最后的12年时光是在颍昌(今河南许昌)度过,他的子孙也在这片土地上繁衍,但在许昌寻找苏辙的历史足迹,却颇费周折:在由我的老家眉山发起的传承三苏文化的18座联动城市中,没有许昌;请教研究三苏的学者,均称没有找到苏辙在许昌的蛛丝马迹。作为三国时期曹魏政权的根据地,许昌主打的文化牌是“三国文化”。

但是,在许昌活跃着一群自觉维护和传承苏辙学术和思想的苏氏后裔,他们也许没有很高的文化修养,他们或许就是普通的农民,却对薪火相传的三苏文化,有着惊人的自觉。苏桥镇北村农民、苏辙二十七世孙苏青龙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。1980年出生的苏青龙自幼随父亲参与家族事务,研究中原地方文化与谱牒文化,1999年参与主修了河南省许昌苏氏家乘。自2012年以来,先后创编了驻马店市泌阳县苏氏宗谱、荥阳市苏氏族谱、管城区苏氏宗谱、中国眉山苏氏族谱等。

关于苏辙与许昌关系的文章,大多出自苏青龙之手。网上对于苏青龙的身份是这样介绍的:河南省档案馆荣誉馆员、许昌市建安区姓氏文化研究会会长。辗转联系上苏青龙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,听了我的诉求后,隔着电话,他顿了顿说:“你给我24小时的时间,我赶回来!”

我不能因为自己一次唐突的造访,让一名刚刚取得联系的人从千里之外赶回来相会。又隔了一个小时,一名叫苏书超的苏氏同宗后裔和我取得了联系,他说是苏青龙安排的。大家相互加了微信,对方又给我发来了第二天见面的地址定位。一通折腾完,已经是晚上十点半了。

巧合的是,我们入住的酒店与要去探访的苏桥北村仅有三四公里的路程,打车一刻

钟就到了,进入村里,首先映入笔者眼帘的是一个大牌坊,上面写着“苏氏文化村”。一名站在老年车驾驶位前慈祥的老者向我挥了手说:“你就是夏老师吗?”原来,老者就是头晚与我在电话里反复沟通的苏书超——苏辙的后裔。

“走,上车!”苏书超指了指敞篷的老年车,但见上面早已放好了两根条凳,并随手从驾驶室给我们拿出两瓶矿泉水,旁边一辆摩托车前也站了两个人。

我们此行的第一站,是到住在村里退休的小学校长苏根庆家座谈。一进屋落座,坐在我面前的三位老者是81岁的老校长苏根庆、76岁的苏水生和63岁的苏书超,他们都是苏辙的后裔。一阵简单的寒暄与客气之后,话匣子就打开了。我们以虔诚而敬重的心态,认真聆听着苏辙的三位后裔,讲那很久很久以前的事。其间,苏根庆从房间内拿出厚厚一叠族谱,有的封面是简陋的黑白色,有的封面是时尚的彩色,一边翻给我看,一边修修谱背后的故事。

现在的苏桥镇有三个村,即苏桥北村、苏桥西村和苏桥南村,95%以上的村民都姓苏,都是苏辙的后裔,三个村子共有6000多人。据族谱统计表明,苏辙后裔主要分布在河南的许昌、周口、平顶山三个市,人口近十万之众。其中辈分最低者三十七世,辈分最高者二十六世,四十岁出头的苏青龙为苏辙二十七世孙,算辈分很高的了。

苏桥镇位于许昌市建安区北部,苏辙晚年居住于颍昌,其侄苏过(苏轼季子)在此寓居耕读,著有《斜川集》,村名后来叫斜川里。苏辙的后裔苏英于元末在村西南石梁河处修建三孔石桥一座,村以桥名,故名苏家桥村。苏英的后裔苏继欧后来再次对桥

进行修葺,清朝、民国时期,苏辙后裔又进行了多次重修。

盛夏的午后,顶着烈日行走在干净整洁、行道树枝繁叶茂的苏桥北村,恍若走在城市的街巷,“苏辙路”“苏继欧路”“苏英路”醒目地映入眼帘,在一个村还能看见路标,且路标用的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名字,这于我而言,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景观。《惠崇春江晚景》《满江红》……家家户户的外墙上,都用红框黑字,在白底的墙面书写着三苏的诗词,画着三苏的像,诗词末尾的空白处,还像学生时代办黑板报一样,画上花草树木做点缀。放眼望去,马路两边是整齐划一、高低错落有致的小楼房,书写在墙壁的诗词掩映在绿植中伸向远方,颇有些人文与自然相映成趣的韵味。

故事就从这里展开。

苏根庆退休前,是建安区苏桥镇二中的校长,退休后就一直研究苏氏文化。他在村里通过绘三苏画像、书三苏诗词的方式,来传承先祖的精神意志。“家家户户的墙上醒目处,都书写上先祖的诗词,大家散步时、聊天时、串门时,哪怕只是瞧上那么几眼,久而久之,就会润物无声地在头脑中种下文化的种子,就会对自己的先祖多几分敬意、多几分自豪。”说起这个创意与社区干部的肯定,苏根庆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,“先是要找适合在外墙展示,朗朗上口、又简单易懂易记的诗,然后是在一百多面墙上书写绘画,专业队伍都忙乎了三个多月。我们这个项目,最后还获得了河南省新农村建设的一等奖呢。”

据苏根庆介绍,苏英随军南下时,在北村落户并定居,从此苏氏在北村繁衍。又过了两百多年,苏继欧进士及第,任明朝吏部考功

司郎中,后因得罪魏忠贤,被贬官为民,并被害死在北村的老家。“宁舍性命罪奸好,岂为杨涟惜一饭?平生知交唯苏郎,继欧浩气荡颍川。”患难见知己,板荡识忠臣,对苏继欧冒死款待被魏忠贤迫害的杨涟,历史上给出了如此评价。

在苏根庆家座谈后,我们又坐着苏书超的老年车,赶去村民苏水坤家,看一块神奇的太湖石。相传,这块神奇的石头就是当年苏辙买卞氏的旧宅修葺时发现的,苏辙接手卞氏园,宅内墙垣破败,一片荒凉。当初下家不惜重金置办的太湖石,也由于“子孙分散不复惜,排弃坑谷埋泥沙”。修建西轩时,苏辙有了意外的收获:在地下掘出一块造型雅致,“颀然远岭垂洞壑,豁然洞穴通烟霞”的怪石。这,或许就是苏辙与太湖石的渊源吧!到了明末,苏继欧修建苏家花园时,将这块太湖石从苏辙故居移置于家中花园,还为其精心配置石基。据苏根庆讲,“这石头可是我们的镇村之宝,周边县甚至湖北等地的苏氏后人,来北村寻根时,都会来参观苏家太湖石。”

巧合的是,苏水坤家的大门紧闭,我们只能隔着围墙上的铁栅栏,远远地一睹太湖石的光彩。这块嶙峋瑰奇的太湖石高约2.5米,三条腿插在中间的圆形石槽里。

苏英墓园建在村子马路边,入口处用一块大铁栅栏门锁着,上书“始祖苏英墓园”,两边镶嵌了一副挽联——“七尺躯担名节忠义,一片心质天地鬼神”。进入墓园小径,挺拔青翠的竹林之间,立着一块高高的祭碑,上面详细交代了苏氏一族的由来,以及苏辙与苏英的生平事迹。“每年的清明节,我们苏家后人都会在这里,凭吊远祖苏英,思念更远的先祖苏辙。”苏根庆、苏水生和苏书超一行人告诉我。

苏氏宗祠在苏桥北村的另一处,于2021年重修,并勒石为记。之所以重修,是据考证,苏继欧曾于1620年,在苏桥修造苏氏宗祠,历几百年风雨,早已破漏不堪。宗祠常年请人专门看守,祠内的墙壁上,以壁画、图表、文字等形式,呈现许昌苏氏世系图、苏辙画像、苏英定居苏桥简记、苏继欧生平及苏氏家规家训等,简洁而不失庄重。虽然我们无从知晓这长达224字的家规家训始于何年出自何人之手,但其中诸如“遵纪守法、谨言敏行、忠贞爱国、信义和平”之类的话,依然具有现实意义。

我的眼睛聚焦在桥头一个黑色的“苏家桥修复碑”上,眼前这座风格古朴的三孔石桥,居然有着几百年的沧桑历史。据考证,当年苏英定居此地时,村旁的石梁河水闹流急,尤其是夏秋雨水丰沛,给两岸的村民出行带来很大的不便。苏英为方便乡人过往,出资在此处铺下石板,取名“浸水桥”。再后来,进士及第的苏英后人苏继欧,继续发扬先祖的光荣传统,在原址修建了更加坚固的三孔石拱桥。村民为表彰苏继欧的善举,颂称此桥为苏家桥,“苏桥村”“苏桥镇”由此得名。

望着桥下长满浮萍的一潭死水,很难想象,这里曾经河水清澈见底,鱼儿成群嬉戏,更难想象,一座桥还承载着一个家族接力以赴的善举与温情。

人名路标、诗词外墙、宗族祠堂、家规家训、先祖墓园、老桥碑记……苏桥北村的苏氏后裔,坚守和传承着先祖苏辙、苏英、苏继欧的高洁品质,书写了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感人诗篇。

(夏钦,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、成都高新区融媒体中心主任。)